

## 校友記憶中的東海

### 東海聖樂團豐富了我

陳須美\*

1960年，我從員林高中畢業，被保送進東海大學外文系，報到當天一進校門，只見許多不夠濃蔭的相思樹，以及文理大道兩旁，一些比我們身子高不了多少的新栽路樹，還有不少斑斑黃土，有些失望。往裡走，立刻看到仿唐建築的校舍，及無邊無際的校園，我才好生歡喜。還發現，學校拓荒中保留了淳樸的氣質，使人置身其中覺得自在而溫馨。想想，我就要徜徉於斯學習於此，心中喜樂油然而生。

大一，在新奇中探索、適應，糊里糊塗過了。可惱的是，我這個鄉下孩子，以前學英文不過是背單字做習題，學校又常被安插不適任教師，以至於高中六學期換了五位老師，英語會話及聽力培養不足，而大二就要上「英國文學史」課程，怎麼上？只得轉到中文系，雖然那其實是我當初的第一志願。當時保送大學可填三個志願，考慮時我選定中文系，導師郭珍泰老師卻建議，他說，東海中文系大師很多，如蕭繼宗師、梁容若師、孫克寬師等等，師生都住校請益方便，不必非得進系裡念。如選外文系，跟外國老師學得到純正英語，全國只有東海大學有此類師資，機會難得。然而不爭氣的我，辜負恩師期許，荒廢一年就落荒而逃。挫折、惆悵加上迷惘，不知快樂為何事，直到找到了耶穌又同時找到了聖樂團，素不愛與人互動的我，才在這裡有了歸屬感和快樂。

話說在大一下，得知聖樂團徵求團員，便與同寢室的鍾一美、張純美及周明志相偕去試音。試音很簡單，在銘賢堂側邊福利社樓上練琴室，牧師娘彈幾個音及幾小段聖歌叫你隨著唱而已。我對試唱自己滿意，牧師娘也問我是否以前唱過，依我解讀她無疑是讚許我，結果竟然只有我未接到錄取通知，又不敢追問，只得每星期二眼巴巴看著她們仨高高興興去練唱，既羨慕又黯然神傷。大二再去試，是指揮鄭得安教授親自試音，哇！通過了！

從此，每星期二晚上的練唱時間，成為我生活中除了功課外最重要的活動，也是滋養精神的食糧。原本在銘賢堂練唱，不久藝術中心落成，終於有了最佳的場所。回憶中，每次鄭指揮得安教授清瘦的身影一出現，整個大廳便倏忽間亮了起來，彷彿滿堂能量大增。

---

\*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第6屆校友，台北金陵女中退休教師

我們例行的開嗓，練的是功夫，馬虎不得。接著多半溫習舊曲，既咀嚼回味並且為來日旅行演出作儲備。我最怕第一次練新曲，因為讀譜能力不夠快。總要豎耳聽伴奏張歡小姐起四部各第一個音，凝神聚焦於指揮棒，等棒子一揮就要一口氣唱下去，直到指揮作勢停止，那表示有狀況了。這樣練，剛開始好緊張，實在很佩服其他團員們的讀譜能力。還好假以時日後，也跟著有了點小本事了，這才發現，聖樂團的合唱並不是在教你唱某首歌曲，而是要你去感覺如何與其他聲音取得和諧而彼此呼應，並且將曲子意涵神韻淋漓詮釋。鄭指揮說，你先得在瞭解曲意之後自己唱出感動才能去感動別人。所以他總在練曲前或當中解說一二，而我們表現太離譜時，他只會輕嘆口氣說：「再試試。」從無怒斥。

那回北上遠征，將在信義路國際學舍演唱，因為一路趕來疲累又興奮，就寢前僅管隨團牧師娘一再叮嚀：「Wash and Rest！」咱可真的睡少了。次日上午彩排時開口唱不到三節，鄭教授指揮棒就軟下來了，不作聲，良久才青著臉道：「八百壯士，八百壯士呢？」我們如夢初醒全體提氣振作，乖乖再唱一次，歌聲已歇許久，卻不聞指揮講評，正在準備捱轟時，只聽得不擅言辭的鄭教授非常非常溫柔地說：「太好了！好孩子。」淚水在他眼裡打轉，我們也想相擁痛哭一場。當晚的演出可想而知，十分成功。

我們唱的內容以聖樂為首選，外加通俗音樂，諸如各地民謠或現代人作品。每年聖誕節，東海校園瀰漫著感恩與聖潔的氣氛。校長及教授們不論宗教信仰為何，都準備美食在住所歡迎同學去報佳音<sup>1</sup>。聖誕夜全校師生聚餐，男男女女盛裝打扮，體育館席開數十桌，全國僅有。餐後壓軸好戲便是聖樂團演唱全本韓德爾的《彌賽亞》。

對聖樂團來說，聖誕夜唱《彌賽亞》這是一年的盛事。另一件大事就是旅行演唱。使命大概是宣傳新創校的東海，另一功能則在驗收成果，讓聖樂團團員面對社會接受檢核，也作分享。我們寒假集訓，春假旅行演唱，照例一年南征，一年北討，印象中東部未曾去過。那些年，台灣的大學合唱團，水準平平，唯咱聖樂團一枝獨秀。念清華核工系的舍弟陳布燦說，我們連開場的國歌都唱得很動人，遑說其他絕活兒。

大約 1963 年吧，鄭教授策劃排演一齣輕歌劇，劇情詼諧逗趣。演男主角的是蘇義雄，女主角陳少聰，大法官 Mr. Shepherd，趙善蓉和我等六位擔任伴

---

<sup>1</sup> 這個行之有年的節目，據說近年已因學生不珍惜而停擺了。

娘以及其他配角。練了好久只演一次，似乎並不十分精彩，足見歌劇難度之高。

某日我竟然突發奇想，邀周明志登門向鄭教授請求學聲樂，鄭教授先是遲疑，之後表示：「免學費。每週來一次，基本功課要認真，有時要在主日崇拜獻詩……。」我驚喜過度，以為很容易學，其實光是入門功夫--練正確發聲，就關關難過。宿舍不能吵人，到夢谷去「啊…啊…啊…」，慘狀是驚動林鳥有之，就是不見進步成績。依約獻詩，三次之中其一，與周明志女聲二重唱讚美詩；其二與女低音的顏樂生合唱；其三畢業前獨唱〈需要耶穌〉，因為一心仰望神而忘了緊張，所以據學妹說唱得好，會後教授也鼓勵有加。學聲樂這檔事，到後來不了了之，數十年僅銘記鄭老師的濃情厚恩。

還有一段小插曲。那時電視台只台視一家，我們團曾受邀上過節目，大家唱得汗流浹背，因為初次錄影戰兢惶恐嘛。之後，不知是張己任或郭志超聯繫的，挑了四部八人組(張己任、郭志超、林天浩、蘇義雄、趙善蓉、陳須美、顏樂生、林璇)混聲合唱，說要上台視節目，我們好生練了一些時日，後來因何作罷不得而知。

而今吾已古稀有餘，回首往事歷歷如昨。常常想到，以我高中時代那丁點程度，進東海大學簡直不可思議，可以說完全是神安排的路。進聖樂團更是福氣，讓我得以日日時時生活在音樂的豐盛裡。畢業後留懷恩中學任教兩年，又多唱了兩年，這福份大概僅次於我敬愛的劉學姊益充吧？



(取自第六屆畢業紀念冊)